

中国文联出版社

FUMUO TIAN TANG



徐虹著

抚摸天堂

徐 虹著

抚摸天堂

FU MO TIAN TANG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抚 摸 天 堂》

徐 虹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市顺义县板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 插页 182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59-1618-1/I·1106 定价:4.60 元

我一心一意爱着你们，这一

天已经来到，这一天是末日。

引自本书

目 录

第 一 章	好的演剧跟痛一样独特	(1)
第 二 章	葵花行动	(15)
第 三 章	能得救吗	(31)
第 四 章	绳	(46)
第 五 章	无瑕者	(59)
第 六 章	躯壳朝侧面转着	(74)
第 七 章	心里的光	(88)
第 八 章	试探	(100)
第 九 章	能去爱吗	(113)
第 十 章	蛇亡谷	(128)
第十一章	灵魂是名称	(146)
第十二章	肉体是病	(161)
第十三章	隐私	(179)
第十四章	一个上帝在身上舞着	(193)
第十五章	坠海	(208)
第十六章	波	(226)
第十七章	跨越者	(238)
第十八章	拐杖狂想	(252)

DJ68/26

第一章

好的演剧跟癌一样独特

窗外景致一本正经地移向后面，车身如史前物穿往树林，大面积莽原和簌簌而过的风声表明人在地上早已经绝迹了。梦雪对此不以为然，握紧手里的杯子，几乎同时感到对面他向前稍探过来脸，转向侧面。她开始把杯子举向齐肩的高处，目光停在一小圈液面上。他叫丘然，半个月前在同学家的聚会上初次与他见面。那时他呆在一个角落，两颊微红，用平缓的声音问：“你去过丁峪滩吗？”她回答：“没有去过。”

隔着列车夹道坐在丘然斜对面的招招塌下身子，好像是心口疼。她患风湿病已有三年，这次到南方治疗能否见效鬼才

知道。招招中学毕业后进纺织厂工作，平时喜欢一个人玩。这会儿她正望着一条光线把桌面切成亮暗分明的两截，好象自己的一颗心被切成两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天气晴和，地面上浮现出许多块格子和三角，她从午睡中醒来，耳边响起蒲歌叔叔的声音：“阳光，迷着人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一天天，一天又一天。”沿墙壁望去，屋子变得柔软，比身上遮盖的毛毯还要可信。蒲歌叔叔的话声和楼梯板的咚咚声一齐在耳边回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发自两个心腔，在床上乱营营地振动。此刻招招觉得心里好受多了。

梦雪知道五天以后有两门主课要考，生理学和解剖学。头盖骨上所有凹凸部位的叫法她能脱口而出，那些骨骼早已注定了自己的体内，跟着感觉去这儿去那儿，然后拿到九十来分。当火车穿过隧道重又明亮起来时她换了种姿势，想起一年前在福尔马林溶液里自己无意中触到y的手，实习课之后两人又去拿同一个心脏标本，指头压着指头。初恋便从这恼人的四月间开始。y的父亲是医学院院长，他说恋爱这事不能在大学低年级有。于是y在化学补考之后写信来说明了这点，末尾用英文写道：“我等着你，两年后的这天在老地方见面。”这算不算一种爱情游戏还无法确定。在一个金秋的早晨，她沿着校园内的环形跑道追上y，与他并肩跑步时说今后别再等什么人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梦雪喝进一口水，朝车窗外注视，沃野在平和中显露出阳刚之气。

招招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带着厌倦的眼神瞥向丘然，他那只搁在桌面的手指敲打成喇叭的形状，这是不怎么好看的喇叭花。招招想起早些时候，自己每天去学校的路上总得用胳膊挡住身后颠来甩去带穗子的亚麻布包——是父亲从很远的地

方带回来的。每天她最早走进教室，上身朝椅背贴去，目光游移不定。外面大班的同学踢球撞碎了玻璃，一个细高的男孩从球场中心退出来，摸着膝盖往树那边走。上课铃早已响过，窗外那些树叶乱七八糟地老往自己的眼里面去，没多久从树叶上涌起一排白色的栅栏，露出条黑狗，然后走出一个头遮草帽的人。黑狗随那人在鹅黄的地上奔跑，留下细长的阴影，她什么都看见了，而且脚底下好象有一个球被不断地踢来踢去，踢到家里，踢进厕所的门后。他肯定干巴巴地站在那儿等着，又黄又瘦，象连环画上挎着菜篮子站在铁路中央的麻姑，她管他叫麻姑。背乘法口诀时他说吃糖醋鱼时嘴里也这样热乎，用不了多少时间，他吃鱼可以不吐出鱼刺，背诗词就特别费功夫，比她书包上稀奇古怪的花穗子还显乱。招招想那时麻姑有多乡气啊。

在车厢内穿行的一对男女在丘然身旁停下，意外相遇使这儿的气氛活跃起来，他们也是到丁峪滩玩。男的叫瓦当，与丘然是商学院同班毕业的同学，出版过两本诗集，带着红边眼镜，镜片发蓝；女的是本市小有名气的话剧演员。他们四人边谈边玩。梦雪摸走一份纸牌，打开成一排，全是黑一色，叫她气馁。旁边的女演员把裙子一拉，甩出红桃A。梦雪推出草花J的时候朝坐在对面的丘然暗示，似乎有双重意味，重要的一条并不是那对男女在玩牌中耍的把戏，那张草花Q接着就证实昨天正午十二点见他第三次面的时候她就错了，好象丁峪滩偶尔出现的母狼更吸引人去那里。女演员偏一偏耳朵，用失败的目光看她，手挪到她的膝头上，稍动几下，在长丝袜上留了点汗湿，然后从小桌下升起来放到自己的颈窝内。她叫提儿，比梦雪大两岁，唇上角有颗黑痣。他们四人同时闻见了一股从

窗外飘来的臭味，瓦当把牌放下，说这没有办法，猪猡能忍受的我们也能忍受。丘然开始漫不经心地向提儿回答有关男性弱点的问题，说每个男人婚后并不都如此。瓦当继续阐述自己的猪猡理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让人理解那些贯穿油印诗集的整个猪猡精神。瓦当对梦雪说在一个朋友那儿看到过她写的几首短诗，但没什么印象。提儿这时转过身来插嘴说我喜欢那首“精灵”，说完目光又回到丘然脸上。这张脸会不露心迹地告诉你想知道的事情。

四小时后丁峪滩站到了，招招目送着两对男女走下火车。丘然放下背包，手撑住腰扭动两下，望了望天空。没多久他转过头，在杂乱的背景中视线刚好落到那扇车窗上，招招的下巴向外搭出一截，面色如土，双眼有点早熟，朝这边望过来，又慢慢地掉转开。这一瞥给丘然留下极好的印象，以至在火车开走后有一种幻灭感。

沿碎石路往山道上走，每人都忆着那些“近在咫尺”的东西。梦雪想在海边睡觉，丘然打算把她当一会儿猫，提儿渴望在险要的地方摄几张照，瓦当想听豁亮的鸟叫。实际上这地方根本没有海，事先丘然说过这儿只有一条小河与几座“齿山”。梦雪乐意把河水当做海水象把蛙当成龟一样没觉得不妥。翻过山顶视野才能扩展，丘然肩背着黑色旅行袋，两腿带着切割地平线上所有景象的那股势头朝前迈进。瓦当从包里掏出一截香肠，边走边吃，不想让别人看见。他觉得这事有点荒唐，父亲是阿拉伯人与希腊人的混血种，而自己脸上没迹象显出大鼻子什么的，只是肤色较深，接近浓茶色。倒霉的是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私生子活下来，从美学上讲是一个污点，因此他躲

避母亲象躲避瘟疫。让人欣慰的是提儿的母亲和父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荣耀代代相传。瓦当从包里掏出桔子和手纸，这当儿一只松鼠从身旁擦过，他惊叫起来，手伸进前面的土洞里，在取出那块骸骨前提儿从兜里取出小镜子往脸上扑了层粉。梦雪从瓦当手里接过楔形骨头，确定着它的位置，最后她断定这是人的第一颈椎，呈不规则的环状，没有椎体和棘突，不同于其它部位的椎骨。

走进隧道提儿问起肿瘤的事，梦雪先从发生学开始讲起，直讲到那个肿瘤好象在自己的体内发育最后毁掉所有的脏器。她虚脱了一般伏到漆黑阴冷的石壁上，安静下来后她变了种叙述方法，把刚才讲的恶性病象说故事那样接到莎士比亚悲剧里。提儿来丁峪滩之前刚排完一出戏，扮演莫扎特的妻子，戏演到一半时灯光没了，她想把头上的假发转一个角度，这样金黄的发髻垂下一绺正好搭在面部，有助于哭。可灯光又来了，她摆出姿势，紧跟上一句台词：“你折磨我，象黑暗叫我迷途。”接着耸起双肩，脸埋进指头里。提儿已有六年的舞台表演经验，多数情况下只担当配角，擅演村姑或红娘。这次她被选中扮演金发美人儿是因为哭的戏份量较重，而一般演员又缺乏真挚的哭声。这哭声源于十多年前自己的小姐姐随楼一起倒塌下去的轰鸣声里。瓦当现在不知提儿有过一个姐姐，只知道她哭起来有些特别。

丘然站在一米多高的乱石上伸出手，梦雪把胳膊放上去，没怎么用劲儿就过去了。她觉得自己是被甩远的一捆麦子，散开麦粒般的指尖朝向前面，那个方向上提儿正脱去紫红衣裳，黑背心全露出来，不是别的，是黑背心。风有些凉，掠过的鸟一声不响地划进天空。瓦当仰起头，透过镜片，眼眶四周的蓝色

血液兴奋地流动着。他想听鸟叫不如说是想让自己写的诗象鸟叫一样入耳。梦雪手拿颈椎骨朝远处望，山顶象卧倒的雄狮，背拱起的地方金灿夺目，上面往来着灰暗的浮云，有时从云里还露出几线亮光。那些阴云正滚压着山顶，山石象崩裂开来，结果在她眼里翻腾的景象被丘然一语打中，他说使你神迷的东西不比破碎的花瓶美丽多少。她依然下颌仰起，眼前模糊成一座座灯塔的形状。什么都无法形容，这正是她不愿与别人深谈的原因。小时候她最喜欢的是注射器和针头。

半小时以后瓦当不见了。

梦雪说，头发披散开好。提儿边走边解开垂在背后的辫子，接着说一定要到龙虎洞去。百米之外有一架望远镜正瞄准提儿，瞄向那个蛇腰部位，黑背心被风吹得颤动不止。梦雪把手放到提儿的肩上，感觉阴冷和潮湿，象摸到青蛇的皮。提儿问，我挺黑是吧？梦雪说，这不是真的，是被太阳晒成这种样子的。望远镜瞄向提儿的面部，那是张神色忧郁的脸，两眼大而无光。她准知道瓦当一个人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准知道瓦当要出错，“望远镜”想。

将近1点钟丘然放下背包，铺开塑料布叫她们坐到上面。提儿说她想吸烟，他递给她一支，自己也点起一支。吃的东西差不多都装在瓦当扛的背包里。梦雪不怎么饿，只是腿软无力，山谷早在心目中松懈掉了，她把手里的颈椎骨搁到一旁，半躺下身子。提儿吸着烟朝一头晃去，似乎瓦当失踪这件事早在意料中，从她暗淡的眼神里梦雪勾通了一种难以排遣的东西。四周很静，梦雪眯起眼，象离开恼人的初恋一样瞅向天空，万事如过眼烟云。丁峪滩没有海，连条象样的河也没有。

这时提儿伏下身，嘴里的烟味冲出来，带着一阵沙哑声问梦雪带没带自己的诗集。梦雪吃惊地想，她知道我写诗，而且知道我会带诗集到这儿来，带到山沟里来。梦雪说了声喂，然后从包里摸出诗稿，递过去。提儿看诗的样子也很时髦。梦雪感到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在被别人占有，感到自己正在下陷，四周滚动着提儿的裙边，是小时候的提儿。这叫她心烦，诗写的是一个少女，那个少女抖下散乱的花瓣走进了那个夏天，那个夏天盛开着鲜花，漫长而乏味。她告诉提儿这首诗是她十五岁时写的，她最喜爱的针头就是在那年搞丢的。可提儿这时的目光既不在诗上，也不在周围的景色中，而是投向那里，那棵树干下面丘然微闭着眼睛。是不是他在喜欢着一个少女，跟乌鸦一样出现幻觉。提儿这时想起瓦当，天真的瓦当啊，我说你别去充当什么男子汉了。

提儿已动感情，几种掩饰都不灵，结果鼻唇沟那儿留下点湿痕。接着她想从姐姐死后那天起自己便学会了演戏，她边想边剥下两颗桔瓣，朝丘然那边走。他肯定闻见了鲜桔汁味，可能还闻见一丝香水味。她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他，看着他湿起来的嘴唇逐渐变红，然后手在自己的黑背心上摸了把。

梦雪突然想到生理学有关血液的那部分。血液有运输氧气、调节体温和防御保护等机能，而血液的组成用肉眼别想辨清，在显微镜底下血细胞不止一种，容易忽略的就是那个叫血小板的东西。她懒散地转过身子，看着脚踝上跑动的蚂蚁，在城里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蚂蚁。那些蚂蚁在望远镜里跟苍蝇一样盘旋着，当镜头瞄准一双腿肚时蚂蚁变成了肉色。丘然是谁梦雪不想知道。丁峪滩没有海，连条象样的河也没有。海是什么？珍珠母是什么？附着在岩石上的软体动物是什么？最

后她把手又放在老地方，放在提儿的肩头象要获得密码，其实从那儿排出的温度足能烧死一类微生物。她们已走到河边。

水缓慢地流过脚心，从脚趾缝里流过。梦雪弯下腰，水撩向脸，撩向胳膊。提儿拍打着水，走进河里，在水没过脖子的地方放声大笑，那排海岸似的牙齿在水中一阵接一阵地冲撞着，越来越凄厉。一架望远镜象鲨鱼那样对准她。

天暗下来，丘然问是不是该返回去了。提儿说快走不动路了，说不爬到山顶就不回去。梦雪说随便怎么样都成，反正到河里去过了，在书堆里是捉不到一条河的。丘然面孔有些僵硬，身边这两个人把事情弄得复杂而惊险，没准儿瓦当就是被她们弄掉的。

梦雪觉得这地方不错，在半山腰上仿佛有一个仙洞正等着她飘进去。她不想做仙女，这样就挺好，再加上生理学什么的离自己很近，还有诗歌，可以比喻亲眼目睹的落日如同一口红钟正击中自己。丘然捡起脚边的一颗果核递给梦雪，这是不是天意，手里除了这颗果核还有什么？梦雪低下头，摊开双手，仿佛仙女找到了人间知音。他要把她们带到哪儿鬼才知道。

路前出现一条狭窄的石阶，通向下面破旧的茅屋，屋前一个老头坐在小凳上直勾勾地瞅着人走近。没多久他们一伙围坐在炕席上，每人手中端着杯白酒。老头一杯接一杯地喝，是个孤身老头，精瘦得象条狼。丘然同老头闲扯起节气、收成和畜牲之类，说得两眼烂泥似的。提儿想听医院手术室里的事情，比如象梅花党故事里说的把胶卷装进腹腔里或把汽油当成麻醉剂打。梦雪想听演戏的事情，据说演砸锅时男女主角在台下不是情人便是仇人，重要的是蹩脚的女演员不想生孩子。最后她们两人背靠背谁也不言语了。

深夜老头把他们三个领到对面一间二十多平米的草屋，屋里半边是炕，余下的地方堆放着农具。窗口没有布帘遮挡，门上也没有插销。丘然打开塑料布，紧靠墙一头铺开，提儿从包里翻出条毛巾毯扔到炕上。之后该怎样？梦雪迷迷糊糊地顺墙边躺下，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初次约会专门要一个雨天，要一个光滑的脊背冲着墙，那时她多想冒出水蒸气，叫y腿上的灰毛全落下来，象首低级的音乐。现在她感到很累，很刺激，她想今晚我就住在这里了，不是别的地方，是在这山沟里，在这间破草房里。他是谁她根本不想弄清，是不是就该这样睡了，黑暗的窗口正对准自己。

丘然端进盛满水的脸盆，盆外边掉了些瓷。提儿把毛巾浸到水里，捞出来往脸和脖子上一抹。她看见他脱去上衣，拿着毛巾到外面的水笼头前搓背去了。在星空的映照下大幅度的搓背动作使山沟显得不同寻常，有一点舞台效果。提儿爬上炕，靠角落丘然的书包里滑出一个红皮本，她捡起来小心地翻看着。好象她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而是用手去摸，象被带入每一个字的底层，摸着深处的内容。内容是文学史上的萨特现象和会计心得，还有一小段关于嫉妒的描写。他的黑色字迹已让她着魔，如同倾盆大雨从头浇向脚。

灯被丘然关掉，他并没有来到炕上。提儿弯腰坐起，又回到原来忧郁的眼神。瓦当这时一个人正呆在何处？何处是诗人变做天使的地方？她知道瓦当比自己还会哭，而且边哭边写诗，多半能写出几首好诗。他写诗可能与他母亲有关，字里行间透露着赞美之词。她没见过他母亲，也从未听说过。她重新躺倒下来，心里平静些了，没多久滚到另一侧墙边睡了，黑背心上有几根黄草。

丘然进到屋里，炕两头躺倒的人纹丝不动，中央空着的地方起码还能卧二十来人。他脱去鞋子，想她们为什么离这么远睡着。现在他没心思研究“酸葡萄”与“甜柠檬”心理，只想朝炕上倒。每当平躺下来他都要用舌头舔一舔嘴，意思是一天过到头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该避免的已经避免，多少无法挽回的事情该在这时用梦挽回。于是宽慰感与悔罪感交替而来，一条神经被折磨成两条神经。叫他刻肌刻骨的是二十年前在去往农村舅舅家的火车站上，四岁的妹妹被别人牵走，被拐骗到别人家里，下落不明。这全是自己的错，几分钟的小便功夫就让兄妹俩的命都变成苦命。以后一直没有妹妹的消息，踏破鞋也没找见。他为这事悔恨终生，从那时起就心灰意冷，有几回把自己搞得很惨，逃学时与别人打架，弄得面目全非，大病几场。每当过新年他常想起妹妹弱小的身子骨，有点发育不良，头发稀少，不怎么爱哭，与肥壮骄横的三个姐姐完全不同。那年正赶上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小妹每天吃几个豆子，屁股露在外头，被风吹得又红又硬。如果小妹活着也有十八、九岁了。

他难受得转向侧面躺着，这个方向上梦雪静得象雪，卧在月光里，两只脚模糊不清。他坐立起来，几乎在同时梦雪支撑起身子。

当初邀她来丁峪滩只是个借口，只不过与一位温情女子相处可以让人心里好受些。可来这里以后他没怎么跟她说话，更谈不上亲近。她正在学医，诗写得不算坏，圆脸儿。现在她正朝这边望着，一点点地移动着，月光也挪了一下。好象她明白过来眼前这是炕，是一间破草房，一个男人正纹丝不动地打量自己。渐渐她朝墙壁贴去，头扭向一边，好象又把眼前的东西全忘了。

他摸索着朝前移动，那姑娘比任何东西都真实，都理想。他拉起她的手，又将手和身子一齐揽进自己怀里。他掉过头向她的一条腿摸去，举到月光下，朝脚踝那儿摸来摸去。她知道那部位特别细，形状稀奇。他两手爱惜地摸向那个脚面，按着五条柔软的趾头，这不再是什么趾头，以后也不是，这只脚会象镀了层金一样使人痛苦。

黑暗中他仰起脸，他说他有三十五岁，没碰过别的女人。这方面她一点经验也没有，他怎么说都行，骗她也行。那条在月光下的腿逐渐弯成了弓状，在白天提儿说这条腿象凝脂，问这是怎么弄成的，是不是在上面用什么东西抹出来的。她没有回答，母亲的腿和自己的腿一样象凝脂。没多久他把这条腿放平，不再碰了。

天开始发蓝，一股股湿气由窗口溢进屋里。他一夜也没有合眼，站到高出一点的石头上，张开又干又涩的嘴。前方有清晰的树和房屋，有一条卧在地上的狗。提儿已不知不觉绕到他对面，环抱住胳膊，散开的头发垂在胸前，象黑夜重新降临。她问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山顶。他说如果现在走大概中午就到了。

梦雪走在最后面，心里想可能今后再也见不到这间草屋了，它没遮没掩，可能今夜就会倒塌。她记起昨天夜里的事，此时她一点信心也没有，停住脚往山下看了眼，这一眼也显得多余。这段路不太好走，她想起不久前自己写的诗，大意是“我走了，走到地球的那边，一切知足。每晚烧一锅热水，擦洗全身，偶尔瞥一眼蜥蜴，心儿狂跳不已。然后想起你。”她不知道诗里的你指的是谁，你可以是活人、死人、男人、女人、骆驼和鸡蛋。

丘然独自走在最前面，这就是命。

“我们在这儿歇会儿。”他忽然转过身，眯缝着眼说。

“这是个鬼地方。”提儿说，他不知道提儿喜欢鬼。

梦雪坐下来，捡起石块敲打自己的鞋底。他走到她跟前，她继续用石块敲打，不是在鞋底，是在自己的腿上、胳膊上。不久她仰起脸，望着那两只相隔不远的眼，比乌鸦黑。他过去和现在有多么孤独，象一个人的父亲。现在他长久地看着她，眼眶是漆黑的、枯竭的。

“我们走吧。”提儿沙哑着嗓音说。丘然猛转过身，提儿看着他走在前面象一头愤怒的狮子浑身是劲儿，自己紧跟在后面，比一只风骚的银狐还知足。

望远镜把他们三人收在同一个视野里。

中午他们到达山顶。太阳在高处冷漠地照射着，远方密集高耸黑黢黢的群山牙齿似的排列，牙尖朝上。提儿冲前面使劲叫喊着瓦当，是那种嘶人的叫声。让人以为瓦当正塞在狼牙缝里束手待命。梦雪坐在浑圆的石背上，瞧向山下眩目刺眼的树叶，差点失去知觉。丘然把全身的关节弄得嘣啪作响，那些夸张动作使人想到发疯的字眼儿。此时此刻他们全都把手卷成桶状，一高一低、一起一落地叫着，好象他们到山顶上只是为了看一眼瓦当，好象非得在山顶上大闹一场，让光线把自己刺成个小太阳。提儿情绪败坏地走到一旁，把黑背心撩起来，擦掉脸上的汗。

望远镜由下往上仰起六十度角，有点颤悠，瞄向提儿的胸部。

下山时提儿感到异常恶心，蹲下身来，眼里不再有什么景色。梦雪过会儿问是不是好些了。提儿道没什么，没有什么。之后她站起身，蛇腰部位被人挽住，肩头被人把住。这时丘然